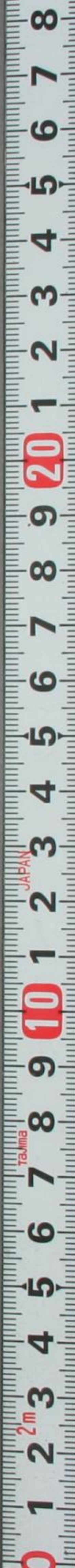


百宋樓藏書志

1加2
796
16



門 1 2
號 796
卷 16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存齋雜纂之六

子部

藝術類

古畫品錄一卷 明刊本

南齊謝赫撰

自序曰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
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
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
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

象形是也四隨類賦采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
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
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
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
聞見也

續畫品一卷

明刊本

陳姚竒撰

自序曰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泐古意而
文變今情立萬象於曾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
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

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
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熟究
精龕擯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
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邁故前後相形
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
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倣如負日
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
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
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殆曲
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

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
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圓
治點不息眼眩素縲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奸
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
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
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覩魚鱉謂察
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
文士圖生功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
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
梁之水蹈雖欲游又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

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
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
傾有自來矣故倭齡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
旣慚經國據晤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
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
毀譽十室難誣仁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
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
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銓解畫無多是故
備取人數旣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貞觀公私畫史一卷

明刊本

唐中書舍人裴孝源撰

自序 貞觀十三年

書斷一卷 宋刊本

唐張懷瓘撰

書譜一卷 宋刊本

唐吳郡孫過庭撰

續畫品錄一卷 明刊本

唐御史大夫李嗣真撰

自序

後畫錄一卷 明刊本

唐宏福寺沙門彥悰撰

自序

歷代名畫記十卷 明刊本

唐河東張彥遠撰

唐朝名畫錄一卷 明刊本

唐吳郡朱景玄撰

自序

畫山水賦一卷筆法記一卷 明刊本

唐荆浩撰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一卷 宋刊本

宋高宗撰

五代名畫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劉道潛撰

蒙嘗聞成紀李嗣真之畫品吳郡朱景元之畫
斷皆採摘古今畫家名氏叢而錄之以廣其傳
故五代名流抑多遺闕則有若國初監察御史
胡嶠遂採擷遺子紀于編帙始自尹繼昭終於
劉永總四十三人名之曰廣梁朝名畫目夫紀
述雖備闕墜尙多譬拔毫捨翰刈薪棄楚嗚呼
自唐祚陵季五代脆促自朱梁至于柴周凡一

十四主計五十四年而又日尋干戈轉戰不暇
雖義夫哲婦忠臣孝子尤多漏略況於畫人哉
我大宋撫重熙之運博全盛之化祖功宗德四
葉于茲誠萬世絲絲之盛在于今日矣故哲夫
賢士坐談王道徒歌帝力而予抑嘗語及五朝
名畫盡可屈指呼生邁洵洵之運歿垂丹青之
譽而云云籍籍見談于盛明之世獲在於齒牙
之論良用惜哉今因集本朝名畫評又摭拾其
見遺者敘而編之名曰五代名畫補遺其門品
上下一如聖朝名畫評之例類仍附之於後者

亦明我聖朝文事之載郁云時嘉祐四年十二
月初九日穎川陳洵直序

聖朝名畫評三卷

明刊本

宋劉道潛撰

自序曰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
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
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
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麓鹵求筆一也僻澁
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恠求理四也無墨
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六要又審彼

六長雖卷帙溢箱壁版周廡自然至於別識矣
大凡觀畫抑有所忌且天氣晦冥風勢飄迅屋
宇向陰暮夜執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悉不能
極其奇妙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乎爽霽
清虛室面南依正壁而張之要當澄神靜慮縱
目以觀之且觀之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
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
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功勿譽返求其拙夫
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功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
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

第既得是非長短毀譽功拙自昭然矣大抵觀
釋教者尙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尙四像歸依觀
直流者尙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尙精神體態觀
畜獸者尙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尙艷麗閑野觀
禽鳥者尙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尙平遠曠蕩觀
鬼神者尙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尙壯麗深遠今
之人或捨六要棄六長而能致此者何異緣木
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益州名畫錄三卷

明刊本

宋黃休復撰

李暉述曰大凡觀畫而神會者鮮矣不過視其
形似其或洞達氣韻超出端倪用筆精緻不謂
之功傳采炳縟不謂之麗觀乎象而忘象意先
自然始可品繪工於設中揖畫聖於方外有造
物者思唯是得之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
秋學校左氏公穀書暨撫百家之說嚮丹養親
行達於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顧陸之藝深得厥
趣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懿迹盈縑溢帙
類而珍之適值博雅之士欵扉求見則敞茅屋
拂榻塵架而陳之娛賓賞心萬慮一泯及其僧

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環歲忘倦蓋益都多名
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作鎮之秋
是時畫藝之傑者游從而來故其標格楷模無
處不有聖朝伐蜀之日若升堂邑彼廨宇寺觀
前輩名畫纖悉無圯者迨淳化甲午歲盜發二
川焚劫略盡則墻壁之繪甚乎剝廬家秘之寶
散如決水今可觀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爲之
幾鬱矣黃氏心鬱久之又能筆之書存錄之也
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其間圖畫之
尤精取其目所擊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離爲

三卷命曰益州名畫錄書來謂余有陶隱居之
恨無畫之癖首貺讀之序以見託且曰畫之
神妙功格往躡前範黃氏錄之詳矣至如蜀都
名畫之存亡繫後學之明昧斯黃氏之志也故
其書婉而當博而有倫體而不亂信夫學者得
意忘象觀前賢之逸軌然後考黃氏之四格則
思過半矣非獨鳴圖畫之譽於坤維者哉時景
德三年五月二十日序

圖畫見聞志六卷

舊抄本

錢東澗舊藏

宋邵若虛撰

德隅齋畫品一卷

明仿宋本

宋李廌撰

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廌所評皆襄陽隨軒橐中品也德麟以文章名於時廌聞其名於薦紳士大夫間蓋十餘年比自箕隗將道漢沔東適吳粵遇於荊州留連餘半年中間從德麟徜徉山水爲觴詠登臨之樂無日不然遇佳興則取諸畫次第觀之廌每有評說德麟曰子姑識其語予將質之於他人廌曰畫之爲伎下矣能求其意何足道哉然知

其說者或寡能盡其心求舐筆和鉛之際筆墨心手相應於繪素之初則靡有不得之矣後之觀者嘗試以廌之說而求之元符元年七月旣望襄陽北津舟中贊皇李廌方叔書後

李方叔初以文章映照一世其氣韵高遠鑒裁明當決不待試而後知每展書畫目所寄處便了妙境余最喜爲畫出所藏謝東山嘗謂政索解人不可得每於方叔始無此恨故所品畫語勝理詣翰墨娟秀讀之未必見畫而橫陳目前當與吾家諸畫俱入秘篋或留子孫或落人間

皆爲無窮之玩元符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襄陽官舍趙令疇德麟書

戊辰二月以洋銀兩餅得之蘇州書估綠澗堂此系坊賈所鈔故譌字甚多自陵州渡黃河歌不全疑有缺頁戊辰三月二十三日陸心源識于儀顧堂

金壺記三卷

宋刊本

季滄葦舊藏

宋釋道之撰

案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此宋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

名有宋本二字朱文橢圓印孫氏志周朱文方印錢受之收翁朱文兩方印季振宜印滄葦朱文兩方印乾學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

米海嶽書史一卷畫史一卷

舊抄本

宋米芾撰

吾氏手跋曰乾隆癸丑秋日魯郡吾進借知不足齋本錄於竹素書房從涉園張氏本校勘一過嘉慶丙寅秋仲以汲古本再校其書史因無善本則未校也

米元章書史一卷

宋刊本

明朱文石舊藏

宋米芾撰

自序曰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
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
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
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日歷區
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米海嶽畫史一卷

宋刊本

明朱文石舊藏

宋米芾撰

自序曰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迂但見書
畫傳甫老儒汲汲于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

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爲女子
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
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
鑿土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
之煒煒皆糠粃埃塈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
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
云遼海未稀顧蠖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
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
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
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寮陽侍帝晨連

蘇文相藏書志 卷五十二
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
公起九原蕭蕭松嶷嶷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
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
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嘗
作詩云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
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
汝一卮酒愧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敘平生所
觀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余增廣耳目也
寶章待訪錄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編集

自序曰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
唐文帝金題玉躡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國
華天寶以後或進書得官亦知上篤好本朝太
宗混一僞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尙或藏者
旣非寶鑑皆以世傳聞見浸多懼久廢忘因作
寶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
九日

海岳名言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撰

廣川畫跋六卷 沈晴川手抄本 鮑以文舊藏

宋董道撰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
董道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
夥如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
起至丙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
十又九時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
村居映雪齋
某氏手跋曰萬曆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
藏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
本差勝肩枷謹識

又曰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跋嘉靖
丙午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
俟校正後重謄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又曰此書已刻於王氏書畫苑然王刻疑多缺
失此則校足耳

廣川畫跋六卷

明嘉靖刊本

宋董道撰

楊慎跋

畫繼十卷

舊抄本

宋鄧椿撰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爲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旣出他書爲贅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於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徃徃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不能移奪每念熙寧

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爲之紀述於是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存或亡悉數畢見又列所見人家奇蹟愛而不能忘者爲銘心絕品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哀成此書分爲十卷目爲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爲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旣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旣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爾

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
自昔妙悟精能取重於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
道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
雲後塵耶或謂若虛之論爲太過吾不信也故
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微意焉鑒裁
明當者須一首肯是年閏且華國鄧椿公壽序
吾氏手跋曰乾隆癸丑秋日魯郡吾進借鈔知
不足齋本於竹素書房復從涉園張氏本校勘
一過嘉慶丙寅仲秋以汲古閣本再校

畫繼十卷

明刊本

宋鄧椿撰

自序

續書譜一卷

宋刊本

宋番陽姜夔堯章著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
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
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
畧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爲名士頗敬之不知其
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道勁波瀾老成
又得其所著讀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

真繫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僅有而堯章廼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握衣北面以請也因爲銀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書小史十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錢塘陳思纂次

書小史者中都陳道人所編也自伏羲畫卦以至五代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字體變化如浮雲

紀傳所載以書名者代不乏人而人之賢否藝之高下雖妙跡不能盡傳于世觀此亦可槩見其萬一道人趣尚之雅編類之勤可謂不苟於用心矣予識之五十餘年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飽窺異書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咸淳丁卯重九天台謝愈修誌于西湖寓舍時年七十有四

案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宋葉起卷第六卷一至卷五毛氏影抄補全卽百宋一廬賦所謂書法道人者也

書苑菁華二十卷 明抄本

宋錢塘陳思纂次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書于策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名物雖張顛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可尙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邈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乎鶴山

翁題

畫鑒一卷 舊抄本

元湯屋撰

采眞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乎尙多疏略乃爲刪補編次成表名曰畫鑒後有高識賞其知言采眞子東楚湯屋字載之自號也

衍極五卷 明刊本

元莆田葛杓子經述

李齊仲序

婁堅序

沈率祖跋

萬曆戊午

宋端儀序

萬曆己未

黃氏手跋曰此衍極五卷雖明刻本然分卷尚是舊第未經硬分二卷也余得諸閫門橫街留耕堂書坊用白金六星蓋書不甚緊要而敏求記載之當亦不恆有之書也癸亥夏至日黃不烈識

圖繪寶鑑四卷補遺一卷

元刊本

瓊川吳氏舊藏

元吳興夏文彥士良纂

僕性鄙僻六藝之外他無所好獨嘗嗜畫遇所適輒終日諦玩殆忘寢食然猶病其不博稍取歷代畫史考論其世與夫得失優劣之差以廣未至而卷帙浩繁不能徧舉欲輯為一書未暇也自卜居泗上人事稀濶間以宣和畫譜附之他書益以南渡遼金國朝人品刊其叢脞補其缺略彙而成編分為五卷名曰圖繪寶鑑顧所摭雖詳而尚慮遺者不少益其未備竭其精誠俾千載之下莫逃乎賞鑒豈無博雅君子與我

同志者歟至正乙己秋七月甲子吳興夏文彥
士良書于寶墨齋

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 明刊本

明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撰續厭原山人朱謀

聖隱之撰

朱謀聖序 崇禎庚午

珊瑚木難八卷 舊抄本

明宋存理撰

郁氏書畫題跋記十二卷續記十二卷 舊抄本

明樵李郁逢慶叔遇父編

汪氏珊瑚網四十八卷 舊抄本

明汪柯玉撰

自序 崇禎癸未

右藝術類書畫之屬

琴史十卷 鮑以文校宋本

宋朱長文伯原撰

曾伯祖樂甫先生早年發乙科絕意仕進志於
學博極群善深造於道故立言足以垂世五經
辯說春秋通志學者賴焉琴臺吳郡之志俯察
尤詳文集且成百卷中罹兵戈遺失過半所幸

通吳二志猶完文集收拾散亡僅存什一俱已
鈸板又有所著琴史六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
莫不旁搜博取上自唐虞下迄皇宋凡聖賢之
崇尚操弄之沿起制度之損益無不備載使隆
古正始之音咏平人心陶成善化人知崇雅黜
鄭樂正得所復見於今者是書深有功焉藏之
既久恐遂湮沒敬刻於梓以永其傳亦欲俾後
學知我伯祖讀書之不苟也紹定癸巳立秋日
姪孫正大謹書

琴之爲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

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
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
是謂八音之興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
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之琴葛天氏之
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士鼓蕢桴葦籥源
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
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
此爲重焉周官大司樂

之奏宗

廟也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
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

廷也禮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
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
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
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
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
去淫佚至於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
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
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
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
缺人忘其學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夫不以樂

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徽
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
言而褒顯也余經述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
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
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方
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
則是書也豈爲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
朱長文伯原序

右藝術類琴譜之屬

樂府雜錄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拜經樓舊藏

唐段安節撰

自序

吳氏手跋曰右載唐書藝文志安節文昌之孫
丙申六月十九日枚菴漫士記

漢官儀三卷 舊抄本

宋劉敞撰

自序

掇經室外集曰漢官儀三卷宋劉敞撰晁公武
郡齋讀書後志以為劉敞所撰非也宋史藝文
志亦沿其誤此書有敞自跋謂幼年時所為仲

原父為之序至為亳州守因復增損之此可以
證讀書志之誤案宋史劉敞傳敞自京東轉運
使出知兗亳二州守亳時年逾六十而自言嬉
戲不異昔時敞與兄敞皆熟精漢書此雖適情
之作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可以資讀漢書
者之參攷以之較司馬光七國象戲似為勝之
宜公武稱其書為雅馴其法先置盆入金以象
口錢非劉氏不得王為宗正及尚公主以象一
姓漢為土德之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故率二
十五擲乃一終局有免貼例有納貼例有得盆

例有雜例而遷資降資賜爵比視之道備也末
 附忘是公翰林主人二傳又案遼史國語解堂
 印博采之名此書亦有之則知堂印不獨為遼
 人語矣此從影宋之本繕寫書後有一行云紹
 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知為南宋初刻本也
 右藝術類雜技之屬

韻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一

古今刀劍錄一卷

宋刊本

梁華陽道士陶弘景撰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
 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
 湮沒慨然有想遂為記云

鼎錄一卷

明刊本

梁中書侍郎虞荔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
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圖
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
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
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旣成定之國都桀
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
周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
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
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考古圖十卷

元刊本

宋呂大臨撰元點齋羅更翁考訂

無名序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古人制器尙象蓋有深意存焉而道未嘗
不托乎其間也宋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
物并錄其銘篆彙爲十卷將使好古之士考古
人制器之義因粗以求精下學而上達也其嘉
惠後學之心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匪玩物也六一翁劉遵父窮年攬據至趙
明誠金石集錄浩如烟海虞彝商簋紀甌秦匜

鑄物肖形殫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龔奇
倬倚以典刑峻嚴辭語靚深相去不知迥隔幾
塵凡物興替各有時鼎淪而泗水波劍藏而牛
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穗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
也器之寶傳或弊書之流傳匪窮汲郡呂公彙
諸大家所藏尊卣敦孟之屬繪爲巨編兵後多
磨滅吾弟翼備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
翁臨本耳更翁刻以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左
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至狀蟲魚花草童稚
知愛誰肯挂眼是器凡格把翫眞若是身周旋

揖讓三代間奇哉維先秦器物標經典尙多安
得模取曲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
弱輯爲全書時時觀覽并濯胸次俗氣大德已
亥冬至古迂陳才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經目間冥搜歷覽未
盡留意及得先秦彝洗罇釵奇物多珍龔不釋
手偶閱汲郡呂先生舊輯考古圖十卷慨慕古
先聖賢制作大意眞若隔世胸次芥蒂不能屣
棄命友臨本刊訛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証附其
下或嗤予別精芻狗之器者予曰物生而有象

物成而有器器卽道道卽器本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三副寓期而閏也錯然而陳維理之存窾兮而虛維德之居豈徒器乎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失觀叔向讒鼎者知味爽丕顯之勤聖賢君子或因是洗心若鄙爲器則世方熙熙壤壤輿接爲構古道且弗貴而奚但器乎寧刻此以淑好古者大德已亥陽復日茶陵陳翼子翼備識

徐氏手跋曰石芝藏書極多又樂假借于人架每從容詢其善本少存石兄曰予生平所歷艱難不死于道路不死于旅店者幾希矣以是爲人術取竊去散佚久矣何勝扼惜桀慰之雲烟過眼但當如是觀幔亭記

案此元麻沙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

嘯堂集古錄二卷

明刊本

宋王俠

秦李斯以新意變古科斗書後世相沿益復精好自漢唐以來能者不可概舉唯鍾鼎文間見於士大夫家謂如洗玉池銘讀書堂帖字旣不

多徃徃後人依倣爲之殆無古意青社趙公東
平劉公廬陵歐陽公三家收金石遺文最號詳
備獨鼎器欵識絕少字畫復多漫滅不可考證
及得呂大臨趙九成二家考古圖雖略有典刑
辨釋不容無舛晚見宣和博古圖然後愛玩不
能釋手蓋其欵識雖自鼎器移爲墨本無毫髮
差然流傳人間者纔一二見而已近年好事者
亦刻鼎文于石重而辨釋字旣失真而立說疎
略殊可怪笑予方恨近時字學不修秦漢書法
尤爲壞敝人皆出意增損取美一時略無古人

渾厚之氣一日予故人開國長孺之子王侏子
弁見過出書二巨編皆類鍾鼎字甚富名嘯堂
集古錄且謂予曰侏不揆留意於此久矣自幼
至今每得一器欵識必摸本而投之篋積三十
餘年凡得數篋則又芟夷剪截獨留善者編次
之其志猶以謂未足也他日再獲古文奇字卽
續於卷末將示子孫永爲家寶予與長孺同師
同舍同鄉關又爲同年進士兩家契故甚密子
弁幼警悟不類常見長年好學工文鄉先生皆
稱異之又精於古字四方人士以絹素相求者

門無虛日子既喜故人之有子復熟觀此二編
大慰平昔所願欲而不得者子弁欲予文傳信
將來予欣然爲叙卷首而歸其書云雲龕小隱
李邴漢老序

武王戒書鑑矛等銘凡十有四規警備至成書
具在迺知古人一械一物必有欵識非特文字
刻畫之爲諒也呂劉相嬗口超便簡器用淪圯
更百千載如嶧山火泐石鼓泥蟠何可勝紀先
正歐陽文忠先生始集名碑遺篆而錄之蓋精
力斯盡而所著無幾逮元祐以後地不愛寶頽

堤廢墓堙鼎藏散所觸呈露由是考古博古之
書生焉蓋盈編鱗次而包羅莫究王君子弁嘯
堂集古最爲後出然而奇文名蹟自商及秦纍
纍凡數百章尤爲精夥初不曉其前晦而今見
意者天地之氣運必有與立於此否則中原故
物將有不得掛讓其間之歎者此尤君子所深
感也余因得其鏡板試摘所藏邵康節秦權篆
銘較之毫髮不舛益信子弁哀類之不妄敬書
于後且掇古人所爲觸物存戒之意以 之庶
幾不徒字畫之泥而古意之未忘也淳熙丙申

六月既望廬陵曾機伯虞謹識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閑且嘗同游可
邨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
錄見示嘗試觀之由秦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
尊彝鼎鍾甬權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模
其款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殆不類刊本
讀之者文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
謂奇矣坐客皆喑喑稱歎余謂景春平生寡嗜
慾惟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閭門西去城僅數里
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

食之酌之善賈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
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予五百金
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个景春嗜書與昔之嗜
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見載
酒殺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索賔矣客曰
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干
文傳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元刊本 馬玉堂舊藏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案此宋刊而元人修補者故至大重修每葉十

六行每行十七字每圖皆注明減小樣製照原
樣製明寶古堂泊如齋兩刊刪去又將各圖一
律改小失其舊矣惟嘉靖蔣賜刊與元本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明覆元本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蔣賜序 嘉靖七年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徐鉉序

自序 雍熙三年

硯史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撰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為公甚不同為惑喻之而
移非真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由
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李之彥撰

歙州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硯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澈光可以

宋史文苑傳卷五十三
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歛石細者
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泓如眉有稜四壁垣垣削
成類文玉蒼璧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
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二硯其一正方爲
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
十四言常篋積藏弄其一脣爲風字鏗然而輕
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快足曩寓五嶺無
所買幕府于歛嘗出損三千錢售眉子石一隨
輒與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
之先入他無在顧眄者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治

歛期年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
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
省旣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
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
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按頭硯不
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
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蕙苴嫌乎兄以手推
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尙
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歛硯說一卷辨歛石說一卷

宋刊本

南齊書 卷五十三 九

端溪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 葉樾 撰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淳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硯箋四卷 校宋本

宋 高似孫 修

黃氏手跋曰甲戌秋九月十九日爲長孫秉剛授室滎陽心力交瘁不獲觀書者幾日矣越一

日適五柳陶君來道喜留之飯座間談及新收一舊鈔本硯箋上鈐吳岫圖記不問而知爲嘉靖時抄本矣卽遣力請取晨夕稍暇卽手校一過內卷一第十三葉脫誤與陳錄吳槎客本同知此葉之亡來已久矣而其中佳處足證毛本之誤者亦復不少古書傳抄豈能無誤得此證彼可定去取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余旣得此陸本又得顧本并得陶本是三本也以三本參之而誤可正書之貴多者以此日來俗冗敗我清興此硯箋一本又引我觀書之興良

朋之貺爲何如耶復翁書於淘二室之北牕半
是書房半卧房晨昏作伴有青箱閒來磨墨親
揮翰一硯隨身友最良日來避囂移榻書齋晨
昏起坐校勘尤便聊筆諸硯箋尾以紀一時樂
事復翁

無名氏跋曰箋四卷南宋高似孫澹廬輯舉凡天下古
今之硯無不備載而以石品辨之極詳書係宋
板近今罕有對本精繕以供博雅之一助云
黃氏手跋曰此硯箋四卷舊抄本西賓陸東蘿得諸臨
頓里冷攤以遺余者插架無此書揚州本以時

刻未之收昨歲于陳仲魚案頭見一鈔本思假
錄未暇及此今適有此遂假歸手爲之勘一過
而又以陳本之勝此及疑似者疏諸卷首素紙
是冊舊有跋云從宋版出未敢以別本擅改故
別以校語附于前俾此冊仍存淨本云倘天壤
間尚有宋版在或續遇之以折衷其是非豈不
更快乎辛未秋七月中元前二日書于學耕堂
復翁

又曰繼從坊間取得揚州本勘一過知與陳本
無大異所見本此爲最矣復翁又記

又曰凡古書非的見舊本不可擅改此書雖有陳本未敢定其是非卽如吳淑硯賦成墨海於一細此及陳本皆作細按文義殊不通因五硯樓藏影鈔宋本事類賦適在余所取閱之果不謬蓋紐字也注引文房四譜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由此推之書之字以形似而誤者可勝言哉此賦全文具載本書

又曰壬申夏五月從試飲堂顧氏藏舊鈔本校顧氏本出汲古當是照宋錄本行款與陳錄吳本同更有勝處者卷一中脫第十三葉唯顧本

有之復翁記

又曰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謂書足以備觀覽而已何誇多鬪靡若是余曰取其書之盡美又盡善也卽如此硯箋大槩置揚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爲無舊本也見有海寧陳錄吳本矣擬抄之未果也見有陸收抄本矣因借陳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陳善矣又知陸善矣而近本無取焉此陸本卽校陳本者因陸本善未敢汚之僅錄校語于副紙適又遇顧本乃知更善於陳

陸兩家本今後得宋本乃真善耳可見余之重
復收書者無他期于盡美又盡善也旁觀者幸
勿以為笑復翁

又曰顧氏試飲堂本仍復歸余余謂顧本同陳
傳抄吳本惟卷一多一葉為勝此陸收舊抄本
亦謂書係宋版對本精繕則未可全非矣前因
無舊本故未敢輕汚後因有舊本遂重經校改
今顏本歸余自應各存兩本面目況世無宋本
未容過為軒輊顧本居甲陸本居乙斯可耳癸
酉元夕重裝記知非子又識

視箋四卷 明抄本

宋高似孫修

方氏墨譜六卷 明刊本

明方于魯撰

汪道坤序 萬歷癸酉

李惟楨序

王穉登序 萬歷乙丑

方宇序

墨苑二十卷 明刊本

明程大約撰

葉向高序 萬歷丙午

自序 萬歷甲辰

柯之耒跋

魏允貞跋

錢允治跋 萬歷癸卯

香譜二卷 宋刊本

宋 洪芻撰

茶經三卷 宋刊本

唐 竟陵陸羽撰

茶經二卷 明刊本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宋陳師道序曰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其下文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

藏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祖也夫茶之爲
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
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
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
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
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
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
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
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陳文燭序 萬歷戊子

李維楨序

張睿卿跋

童承叙跋

魯彭序

茶錄一卷

宋刊本

宋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
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
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
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

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
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
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
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
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
掌書記竊去藏藁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
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
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

事中臣蔡襄謹記

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朝奉即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臣蔡襄上進

自序

自跋

歐陽修後序 治平

品茶要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安黃儒道父著

徐煥跋

東溪試茶錄一卷 宋刊本

宋子安集

建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廻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洄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焙名有三十六東宮其一也過洄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舛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

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殊先春朝階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背高遠爲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

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
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
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
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
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
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
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
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
勝絕之目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麤之別
庶知茶爲草木爲靈最矣去畝百步之間別移

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
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
足品第今畧而不論

東溪試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 宋子安撰

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蕃叔茂著

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
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舊其
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

無興國若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製庶覽者無遺恨焉先是任子春漕司再緝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萬株政和間曾種三萬株次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者仍改京銜為大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知之也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歷以上自元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製精

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新錙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顧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親見時事悉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行秘書郎兼國史編修官權直學士院熊克謹記

徐焞跋

北苑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克子復著

自序曰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通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歲模龍鳳以羞貢篚蓋表珍異慶歷中漕臺益重其事品目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得也方其春蟲震蟄千山雷動一時之盛誠為難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據其大槩條為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徐勣跋

煎茶水記一卷 宋刊本

唐江州刺史張又新撰

酒經三卷 影寫宋刊本 錢謙益舊藏

宋大隱翁**宋**臚撰

錢氏手跋曰酒經一冊乃絳雲未焚之書五車四部盡為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皇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視此經又如餘杭老媪家油囊俗譜耳辛丑初夏蒙翁

戲書

案此毛氏影寫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字畫工整烏絲欄極精毛氏印纍纍祕本目所謂每本費銀四兩者此類是也

酒譜一卷 宋刊本

宋寶子野

本心齋蔬食譜一卷 宋刊本

宋門人清漳友善堂陳達叟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花石鼎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

言各有飢色呼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煙火氣問食譜予口授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與味道腴者共之

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暮有恆則尊養德性以
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趙國公臣
常普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飲食必稽於本草
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
之福焉是書也當時尙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
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是書進
上中宮覽焉念祖宗衛生之戒知臣下陳義之
勤思有以助聖上之誠身而推其仁民之至意
命中政院使臣拜住刻梓而廣傳之茲舉也蓋

欲推一人之安而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人之
壽而使天下之人皆壽恩澤之厚豈有加於此
者哉書之既成大都留守臣金界奴傳勅命臣
集序其端云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易之
傳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天地之大德不過生生而已耳今聖皇正統
於上乾道也聖后順承於中坤道也乾坤道備
於斯爲盛斯民斯物生於斯時也何其幸歟願
颺言之使天下後世有以知夫高明博厚之可
見如此於戲休哉天歷三年五月朔日謹序奎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臣虞集撰

伏覩國朝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珍味奇品
咸萃內府或風土有所未宜或燥溼不能相濟
儻司庖廚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槩於進獻則食
之恐不免於致疾欽惟世祖皇帝聖明按周禮
天官有師醫食醫疾醫瘍醫分職而治行
依典故設掌飲膳太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
無相反可久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
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須精製所職何人

所用何物進酒之時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
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每日所用標注於
歷以驗後效至於湯煎瓊玉黃精天門冬蒼朮
等膏牛髓枸杞等諸珍異饌咸得其宜以此世
祖皇帝聖壽延永無疾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寶
位國事繁重萬機之暇遵依祖宗定制如補養
調護之術飲食百味之宜進加日新則聖躬萬
安矣臣思慧自延祐年間選充飲膳之職于茲
有年久叨天祿退思無以補報敢不竭盡忠誠
以答洪恩之萬一是以日有餘閑與趙國公臣

普蘭奚將累朝親侍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并日所必用穀肉菓菜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名曰飲膳正要分爲三卷本草有未收者今卽採摭附寫伏望陛下恕其狂妄察其愚忠以燕閒之際鑑先聖之保攝順當時之氣候棄虛取實期以獲安則聖壽躋於無疆而四海咸蒙其德澤矣謹獻所述飲膳正要一集以聞伏乞聖覽下情不勝戰慄激切屏營之至

天曆三年三月三日飲膳太醫 臣 忽思慧進上

中奉大夫太醫院使 臣 耿允謙奎章閣都主管
工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提調
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 臣 張金界奴資德
大夫中政院使儲政院使 臣 拜住等校正集賢
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趙國公 臣 常普蘭奚編
集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天地合氣人以稟天地氣
生並而爲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人而有生所重
乎者心也心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故身
安則心能應萬變主宰萬事非保養何以能安

其身保養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病調順四時節慎飲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調和五藏五藏和平則血氣資榮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襲人乃怡安夫上古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輕貨蓋有所取也故云食不厭精鱠不厭細魚餃肉敗者色惡者臭惡者失節不時者皆不可食然雖食飲非聖人口腹之欲哉蓋以養氣養體不以有傷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若食味不調則損形形受五味以成體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

性後制藥以防命蓋以藥性有大毒有大毒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然後穀肉菓菜十養一儘之無使過之以傷其正雖飲食百味要其精粹審其有補益助養之宜新陳之異溫涼寒熱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陳不擇製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姪婦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則子受患若食爽口而忘避忌則疾病潛生而申不悟百年之身而忘於一時之味其可惜哉孫思邈曰謂其

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命藥十去其九故善養生者謹先行之攝生之法豈不爲有裕矣

洛陽牡丹記一卷

宋刊本

宋廬陵歐陽修述

自序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

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攷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士四方

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磅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徧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

之大不可攷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旣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

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
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
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
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
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
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刊本

宋迂愚叟邱璿道源撰

自序曰花卉蕃膴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
心荏莖節蒂蘂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

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
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頤
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
爲妃无所忝冒何哉位旣尊矣必授之以九嬪
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
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
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
疎族親疎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
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
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
矣善歸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
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
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
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揚州芍藥譜一卷

宋刊本

宋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
撰

自序曰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
勝惟聖人爲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

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
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
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
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
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
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
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
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地之閒事之紛紜出於
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
見於今歐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

肥膩於草木爲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尙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然後剝削老梗病腐之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蕊之繁盛皆出於培擁剝削之力花旣萎落亟翦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脈理不上行而皆歸于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

盡取本土貯以竹廣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擁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卽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勾其本擁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
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
巨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
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
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
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
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
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
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
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

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
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入

後序曰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
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
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
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
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
游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
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
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祐杜牧盧仝崔涯章

孝標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于此或游于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祐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祐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

也

梅譜一卷 宋刊本

宋石湖范成大至能撰

自序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猷舍七十楹盡折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甚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後序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
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
或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
直宜取實知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
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
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
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
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以作差
有風致世鮮有詳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彭城劉蒙撰

自序曰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
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
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
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花蕙蘭芷江蘼同爲
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
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寔皆
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
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
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

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棬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如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爲江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

洛陽非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爲盛劉元孫伯昭者隱居伊水之漣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咏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之類有名致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敘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石湖范成大撰

自序曰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婉婉草木變衰乃獨熒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中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爲於當世醫國惠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華直云始華至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眾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

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旣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旣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榦所出數千百朵婆婆圃植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上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

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云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 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自序曰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僊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僊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攷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

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茱萸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裊露撥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僊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

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

後序曰菊之開也旣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

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鼻落英亦用楚詞語云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詞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

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
 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
 而為之贅疣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
 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
 之味楚詞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落訓
 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
 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為無據余
 學為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
 淳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敘

百菊集譜六卷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山陰史鑄著補遺廣信邢良厚撰

萬卉蕃庶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叶
 芬出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
 為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篇晚年亦愛此
 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周詢博採有如元
 豐中鄆江周公師厚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
 品即洛陽花木記崇寧中彭城劉公蒙所譜魏地之菊
 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省郎史公正志所譜吳
 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成大
 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

中沈公 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
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菊名篇第四亦一譜也

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此外又有文保雅鑄一譜求之未見

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每得

一本快觀諦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

淵明所賞者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

於九日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

間流芳不絕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

彼四方之廣土此品未嘗有耶豈道里限隔此

名或呼之異邪豈羣賢作譜採訪有所未至邪

胡為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於是就吾鄉徧涉

秋園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其花盛開乃

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於好事

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且

至於四十品若濫號假名者不與其數是為越譜至此一記

五譜班班品列名曰百菊集譜今去其重複凡有百六十三名

今則特加種藝與夫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

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時淳祐壬寅夏五既望

愚齋史鑄序

前編始成愚乃標之為百菊集譜因同里判簿

兆偉伯見之乃哀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
江奎詩有他年 若脩花史之句 高疎寮有

竹史之作但鑄才疎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

賢乃者叨府察盧舜舉諱選錄示黃華傳近又

蒙同志陸景昭假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

列於補遺卷端戲表此編濫有稱史之名耳豈

淳祐庚戌歲季春吉日愚齋史鑄顏甫識

海棠譜二卷 宋刊本

宋錢塘陳思撰

自序曰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

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也梅花

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

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

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此薄之其後都官鄭

谷已爲舉似 谷詩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

爲發師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烜燿千古此

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于世矣今採取諸家雜

錄及彙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爲一編目曰海

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眾譜之列云開慶

改元長至日敘

荔枝譜一卷 宋刊本

宋 莆陽蔡襄述

橘錄三卷 宋刊本

宋 韓彥直撰

橘出温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
橘又自別爲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
爲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
謂乳柑爲眞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眞
柑爲柑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荊州而南
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温橘齒矧

敢與眞柑爭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種柑而出泥
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
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
岡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蒸出三二里
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
曰温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
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
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
獨温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
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

物輩皆嘗言吳楚間出者而未嘗及温温最晚
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不可
攷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學者繇晉唐間未聞有
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國朝始盛至於今日
尤號爲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
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被草衣而況泥
山偶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
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
所謂泥山者啗之去年秋把麾來此得一親見
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

從遠游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
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枝
荔枝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
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
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
亦有以表見温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
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竹譜一卷

宋刊本

晉武昌戴凱之慶豫撰

筍譜一卷

宋刊本

宋 吳僧贊寧撰

菌譜一卷 宋刊本

宋 陳仁玉撰

芝蘭皆氣苗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
莊生誦之至若儔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
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仙居介台栝叢山入
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
固黎之見至腴蕁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
玉食自有此山卽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
無預菌事繁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

菌譜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師曠禽經一卷 宋刊本

晉太傅張華註

蟹譜二卷 宋刊本

宋 怪山傅肱子翼撰

自序曰蟹之爲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
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
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見聞次而
譜之自總 而列爲上下二篇又敘其後聊亦
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

